

林 行

譯文全集
11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

林 行

譯文全集
11

 上海書店出版社

林紓譯文全集 第十一冊 目錄

霧中人（上）	一
霧中人（中）	一二五
霧中人（下）	二三七
空谷佳人	三六七
拊掌錄	四三九
十字軍英雄記（上）	五二五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十五編

霧中人

冒險小說 (卷上)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衛 生 家 庭 必 備 新 療 治 書

定 價 大 洋 一 元

洋 裝 布 面 金 字

社會文化日進。衛生尤爲重要。況近來傳染病發生愈多。凡家庭防病治病之方法。宜人人略知大意。庶不至倉卒誤事。本館特編是書。搜集東西名著。門分類別。區爲衛生治療二篇。以備家庭普通衛生及應急時檢查之用。凡欲享家屬康健之幸福者。不可不各置一編也。

序

古今中外英雄之士。其造端均行劫者也。大者劫人之天下與國。次亦劫產。至無可劫。西人始創爲探險之說。先以值。後仍以劫。獨劫弗行。且嘯引國衆以劫之。自哥倫布出。遂劫美洲。其賊獲蓋至鉅也。若魯濱孫者。特鼠竊之尤。身犯霜露而出。陷落於無可行竊之地。而亦得貲以歸。西人遂爭羨其事。奉爲探險之渠魁。因之縱舟四出。吾支那之被其劫掠。未必非哥倫布魯濱孫之流之有以導之也。顧西人之稱爲英雄。而實行劫者。亦不自哥倫布始。當十五世紀時。英所稱爲傑烈之士。如理察古利彌何鑑士阿森亨阿美士者。非英雄耶。乃夷考所爲。則以累劫西班牙爲能事。且慷慨引導其後輩之子弟。以西土多金。宜海行攫取之。則又明明以劫掠世其家矣。今之阨我、吮我、挾我、辱我者。非猶五百年前之劫西班牙耶。然西班牙固不爲強。尙幸而自立。我又如何者。美洲之失也。紅人無慧。故受劫於白人。今黃人之慧。乃不後於白種。將甘爲紅人之遜美洲乎。余老矣。無智無勇。而又無學。不能肆力復我國仇。日

苞其愛國之淚。告之學生。又不已。則肆其日力。以譯小說。其於白人之蠶食斐洲。累累見之譯筆。非好語野蠻也。須知白人可以併吞斐洲。卽可以併吞中亞。卽如此書所言霧中人者。尙在於可知不可知之間。而黎恩那乃以赤玉之故。三月行瘴癘中。跨千尋之峯。踏萬年之雪。冒衆矢之叢。犯數百年妖魘之吻。臨百仞之淵。九死一生。一無所悔。志在得玉而後止。然其地猶有瘴也。峯也。雪也。矢也。魘也。淵也。而西人以得寶之故。一無所懼。今吾支那則金也。銀也。絲也。茶也。礦也。路也。不涉一險。不冒一鏃。不犯一寒。而大利叢焉。雖西人至愚。亦斷斷然舍斐洲之窘且危。而卽中亞之富且安矣。吾恆語學生曰。彼盜之以劫自鳴。吾不能效也。當求備盜之方。備肱篋之盜。則以刃。以槍。備滅種之盜。則以學。學盜之所學。不爲盜而但備盜。而盜力窮矣。試觀拿破崙之勇擅天下。迨摩羅卑那度卽學拿破崙兵法。以禦拿破崙。拿破崙乃立蹶。彼惠靈吞亦正步武其法。不求倖勝。但務嚴屯。胡得不勝。此卽吾所謂學盜之所學。不爲盜而但備盜。而盜力窮矣。敬告諸讀吾書者之青年摯愛學生。當知畏廬居士

之譚此書。非羨黎恩那之得超瑛尼。正欲吾中國嚴防行劫及滅種者之盜也。
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六日閩縣林紓敘於京師望瀛樓

霧中人題詞

校印霧中人全書既竟偶有所感率成八詩敬上

琴翁賜正

蟹雨蠻煙鬱不開。萬山無語自皚皚。天梯石棧深宵度。祇爲連城寶氣來。
萬戟如林衛起居。靈風瑟瑟護仙輿。人天膜拜莊嚴極。爭識陰謀類賈胡。
神母歸來事渺茫。狐狸埋狐搢劇倉。皇青田黃蘖都無據。莫信遺編出閉房。
水底驚看睡魍魎。蠻鄉亦有勇澹臺。寄聲碧眼虬髯客。莫謂中原少異才。
山上薜蘿自有夫。使君何事妮羅敷。馴龍狎象渾閒事。不信韜鈴出彼姝。
寄語檀郎莫更癡。他生緣會渺難期。脊令原上酸風冷。正是秦娥死別時。
人天揮手事須臾。淒絕蠶眠一紙書。至竟快看完璧返。奇功誰媲女相如。
靡靡南風不競餘。憑將忠愛託虞初。佗年倘頌回天力。合讓髯翁一卷書。

光緒丙午十月既望

咸陽李岳瑞

霧中人卷上

英國哈葛德原著

閩縣林紓同譯
長樂曾宗鞏

第一章

英歷春正月初吉。垂暮矣。春寒猶重。椎樹皆童。受凍無一枝動搖者。草際霜痕。皓皓作白色。寒松高聳。翠黑刺天。而松際已露疎星。松下修途一線。卽此途中。黃昏時。吾書卽用作開場語矣。途次有一少年。徬恍四顧。時左時右。其右嚮有兩穹門。鑲鐵爲柱。上支麒麟。麒麟鱗甲及肢膊蹄角。均黑雲母石爲之。其上揚高燾。書格言曰。自不自由。至於自由。二穹門之外。有馳道。夾道皆橡樹。輪囷無匹。蓋地力沃。培植佳。故歷數百年不仆。此英倫特別之表識也。去官道可半咪。其地略高。有巨閤巍然。世家也。以拍賣告白觀之。誠爲美宅。名屬伊賴薩。實則當時爲阿蓮姆故居。更而新之也。屋材絕古。較之杜達時尤古。父老相傳。直窮至約翰皇以上。則此宅之舊。實爲國中陳

迹。吾人非拍賣者。則亦毋計其宅之佳勝。時喧傳阿蓮姆巨宅。將以售人。故老因而深談此宅之緣起。謂已六百年於茲矣。以余度之。阿蓮姆之老屋。其年載殆如老橡。匪特木石塼墍。在在傳自古昔。卽一几一榻。亦似有特長之壽命。余作是語。大似詩人之浮妄。綜言之。此屋殆令人疑駭弗釋。似有獨立之象。閱歷無數興衰。人類凋殘。而屋尙如故。遂令弔古者。生無窮之悲。此時少年。矗立路隅。凝望此屋。若有所感。一見諸顏色。此少年猶強制。不露悲愴。余書今亦弗述其狀。但言其心。殊無術能瓦全此屋。蓋其人卽屋之少主人也。主人悲衰憫亡。殷憂如燬。然則渥丹之顏。將臨風而凋謝。天下之憂。固能傷人耳。幸少年體幹尙壯。力足幹事。初若不須此屋者。且雄偉中微帶溫雅。又似能文。令人觀之。殊不信此少年爲古族之人。其態度能與今合。其人曰黎恩那。阿蓮姆之裔。胄年二十三矣。黎恩那獨立憑弔時。自思能忍更入此穹門耶。顧口不言而足已隨人而步。而孔道中車馬續續而來。均爭赴拍賣之場。購此宅中古物。黎恩那歎曰。此其罄矣。續來或匪及矣。茲事甚類大喪。俄頃寂然。甚可

哂也。徐步將發。忽聞有輪聲且近。黎恩那趨入門陰避車。中人蓋零夷之狀。防爲所識。已而車至。及門而停。似鞍橋微側。御者下整其鞍。黎恩那望車中人。爲隣村紳富之夫人。及其室女。女在村中球場中恆相見。名曰伊達。夫人謂伊達曰。宅中物所售賤也。爾試思老橡之櫥。價僅十金鎊。其中密署阿蓮姆圖書。對之如讀古史。以老身策之。極賤亦值五十鎊。吾歸將棄去。吾家之皮閣。置此櫥於餐房中矣。伊達浩歎。抗聲曰。兒爲阿蓮姆悲。式微也。卽老母以二辨士得之女。亦弗喜哀哉。此家式微也。似此先勳老屋。咄嗟入諸猶太人之手。寧能不悲。而湯姆與黎恩那兄弟行乞矣。聞人言其囊中乃不得一辨士。兒觀人爭購黎恩那之槍。兒幾欲哭也。母夷然奮曰。悲甚。實則屋已售人。何必辨其猶太與否。吾聞此猶太人尙有官勳。且富甲一國。吾思阿蓮姆尙有餘物。猝售必未罄。伊達汝聽之。後此勿呼黎恩那之名。吾家與彼兄弟胡親者。後此且不相見。伊達仍抗聲曰。兒亦思母。見之苟爲所見。吾必終身呼其乳名。今當彼家未淩夷時。吾呼彼名。母乃無懟。且殷殷拂拭其人。今何如矣。且母胡爲將。

兒至此殘敗之場。母固知兒弗欲。今既見矣。歸後快快當至數禮拜之久。矧兒語至此車已前。黎恩那乃不之聞。黎恩那見車已去。遂疾出影中。狂奔遙望此車。輾輾趣官道。乃大呼曰。上帝賜福伊達汝良心佳也。吾願爾永交佳運耳。然今日時勢頓殊。汝奈何者。於是隨車行一百碼。亦經一穹門。黎恩那髣髴中竟至一廣場之上。眼前突見一屋。狀頗疏爽。此爲牧師屋。今賃與毗察居極久。其人頗爲人宗禮。與黎恩那父同窗至契也。黎至門次。遂掣其鈴。鈴動。黎恩那似聞其中有巨聲發者。實非巨聲。蓋黎旣殷憂。神思髣髴。故幻此狀。忽思此來。主人將何以處我。吾前此來時。不當以禮款我耶。今茲之來。或仍弗變乎。顧吾家淩替正難測。及人心自顧頽容。今已非勳人。阿蓮姆家次君矣。殆孤飄無定一蕩人。亦亡貲自裁之罪孥也。矧車中人所言。令我心血潮沸。因憶鄙語曾云。常不省悟。今日驗矣。諺曰。朋友隨嘉運而集也。又曰。凡人席豐而榮。其敗也辱。亦倍之。然黎恩那此時雖極頽替。尙有人間之淑女。實錫之以嘉運。爲彼心契之人。而女亦不以貧罄爲怨。此足慰也。毗察幸有賢女曰。秦兒。卽

伊達負美名於村中。人人咸豔其麗質。麗而且淑。自垂髫已心契黎恩那。蹤跡至密。感動之力日增。彼此咸知收局時必爲伉儷。顧乃爲橫風吹斷。事變出諸意表。當家業未墮之先。秦兒與黎恩那本已相持飲泣數次矣。須知少年行狀。一一無不符諸小說。正以兩美相逢。傾襟送抱。均以才貌爲之梯級也。時大門已闢。黎恩那欣然入。旣入。忽大驚。自念吾身何爲入此。不知孰爲引此情絲者。旣而悟。是來爲秦兒來也。並欲以謁毗察。自陳求婚之意。蓋黎恩那爲勳人季子。爵夫人私積尙五千鎊。本欲援之。然以國律論。宜受者爲湯姆與黎恩那無與。黎恩那父顧惜家範。必首婚其長子。始及其季。自律師議之。則黎恩那卽得母遺。義不應受。其事已傳播。爲秦兒父母所覺。乃圖背婚約。力斷兩少之情好。且嗤黎蠢蠢爲無謂之鍾情。誓言黎恩那求得吾女者。非置身青雲不之許。據理宜此二人。日以騰達相勵。顧黎恩那及秦兒情愫旣深。咸不以苑枯爲係戀。而父母眼中視之。則黎恩那不爲秦兒之夫。但爲秦兒之友。然黎恩那之眷秦兒。雖審其兄未婚。卽亦無恤。黎恩那恆在外。不常面其父。父亦

無覺其子之暱秦兒。故黎恩那與秦兒志願甚遂。有時思面陳諸其父。願乃不時見。土於敗屣。遂無進言之時矣。而毗察者庸而偏執。當黎恩那入時。狀尙溫藹。立於壚次。方拈弄古銀杯。且細審杯底鐫銘。示其妻子。以秦兒尙有一兄也。四人方詳論杯之究竟。銀光直射黎恩那之眼。則其家中故物。黎恩那觸之。遂生無盡悲涼。時此四人同立火次。毗察手中引杯。眼光乃出。杯上觀客之入。而杯光映火。毗察滿身皆銀光矣。其妻者趨捷瘦小婦人也。脫口言曰。魅哉。吾何期斯人之入也。毗察子蠢而壯。歲埒黎恩那。二人本同窗。亦曰老友佳乎。吾不期今日見汝。語時黎恩那甚踉蹌。秦兒則頤而美。頰色髮光澤如沐。踞小榻。方摩撫其膝。凝坐如不聞。毗察之言。此時忽躍起。以含頰之面直趨黎恩那。曰。黎恩那何來。汝真余摯愛之黎恩那也。毗察作色曰。秦兒此時老人狀似尊嚴。爲父兄之訓辭。而尙溫和。類朋友之責善。秦兒聞聲。愕立如受功課。毗察良久置銀杯於案。行近黎恩那。作乾笑。似嘲似憫。出手與之爲禮。曰。孺子無恙。吾輩不期語至此止。黎恩那作悲聲曰。丈得毋謂孺子不期。凌夷至此。

乎。伯兄湯姆語我。拍賣當期以三日。想丈之爲我悲懷。當未已也。毗察曰。然。布告中固言三日。而司賣者言三日殊未了。以尊府老屋。又屬故家。積物至夥。且作手勢示老夫以無窮狀。信乎。黎恩那曰。良如丈言。少頃。毗察無言。作傲兀容。噓氣弗止。語黎曰。孺子宜私祝。能盡此物。夙逋始清。不爾殆矣。天上固有不如願者。正以君家積物夥。當爾盛時。則爲奇貨。至落之風塵。正恐不償所值。惟此次爲君家拍賣。良具苦心。得續續售脫。譬如如此。壺亦新得。諸爾家爲若翁遺念。吾蓋以十先零市壺一兩之重。計重爲值。僅乃得之。黎恩那淒然答曰。以吾計之。兩可得五十先零也。語已寂然。二人語時。衆咸環聽。無言。毗察忽起。於是家中接踵將出。秦兒獨後。黎恩那覺主人無禮。秦兒適行。經其前。淚盈於睫。已近門次。毗察微語曰。吾兒赴廚次治飯。爾須知珂亨先生至矣。須以人往迎其人。秦兒未應。僅以手引扉作聲。答之。黎恩那自靜中觀之。女似無意於客。毗察尙與黎恩那對坐。僞爲親切之狀。曰。茲事殊令人傷。然孺子胡不安坐。黎恩那且引榻且言曰。丈未命坐。吾胡敢坐。毗察微歎曰。老夫試問爾。珂

享非舊友耶。黎恩那曰。數面而已。非友也。毗察曰。斯人不嘗與爾同學乎。黎曰。然。意氣殊弗合。毗察曰。孺子矯作意。然小眚也。惟是人所據勢。孺子與之抗者。當無倖。雖然。爾式微之後。彼方興未艾。意氣何從水乳。老夫言此。爲傷心之事。確也。今茲尙有一言慰孺子者。須知夙逋能清。則孺子無累。已足自慰。老夫恆聞人言。汝後此尙當爲若翁償責。今試問孺子。尊甫事有需及老夫否。黎恩那聞言。凝思至久。知老父揮霍蕩其產。至子孫貧無立錫。然恩禮毗察絕重。當此患難之時。不應以故人出此狎語。顧亦無能以言語保父令名。但有私圖自立而已。乃莊容答曰。先生果見助者。爲力偉矣。長者須知孺子兄弟。蕩其所有。自問殊未嘗有罪。今老屋已售。先疇一空。門業淪喪。在此世界。已空諸所有。然尙有二百鎊在。冀用是自聊其生。迴顧旣無事業。而又不足圖全。蓋無資足以資讀。萬不能入學堂矣。毗察自撚其鬚曰。茲事殊難了。然試問孺子。老夫能助爾否。孺子須仰藉上帝。爾之所遭。正屬天心之示譴。非苟然也。黎恩那聞言奮起曰。然耶。惟丈曾言助我。今所求者無他。但乞秦兒嬪。我乞丈坦。